

論中共可能武力犯臺行動中的「兩棲作戰」選項

Study on the “Amphibious Warfare” Option in China’s Potential Military Actions Against Taiwan

翟文中 先生、黃恩浩 先生

提 要：

- 一、近年來，共軍經歷習近平推動的軍事組織改革，其戰略目標之一就是建立一支具備全天候作戰和快速反應能力的全域軍隊，特別是為了處理東海、南海和臺海等方面潛在的局部衝突。因此，隨著中共兩棲武裝力量的擴大與強化，其對臺灣與周邊外、離島進行登陸戰的可能性大增，且其兩棲武裝力量對我國的威脅正日益升高，確實應謹慎應處。
- 二、嚴格而論，依目前中共海軍陸戰隊與陸軍兩棲部隊的規模與能力，尚不足直接對臺發動一場大規模且成功的兩棲作戰；倘一旦決定發動，其陸戰隊必然與兩棲部隊聯合進行作戰，屆時必先以海空封鎖、彈道導彈攻擊等方式，優先癱瘓本島防衛能力，再發動登陸攻擊行動。
- 三、隨著中共軍軍事力量擴張，其執行武力犯臺的選項中，備受關注的「兩棲登陸作戰」確屬選項之一。本文將分析中共如何對我國發起登陸作戰，以及可能面臨的限制和挑戰，期能有助提醒政府及國軍在面對中共可能對臺實施兩棲作戰行動上，有所警戒與防範。

關鍵詞：共軍、海上封鎖、海軍陸戰旅、兩棲合成旅、兩棲作戰

Abstract

1. In recent years, China’s military has undergone reforms promoted by Xi Jinping. The aim is to build a versatile army capable of all-domain operations with rapid response capabilities, particularly in the East China Sea, the Taiwan Strait,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As a result, the threat of China’s amphibious armed forces to Taiwan is growing.
2. Although the current size and capabilities of these forces may not be

enough to launch a large-scale landing campaign against Taiwan, China could paralyze Taiwan's defense through sea and air blockades and missile attacks before launching an island landing attack.

3. With China's expanding military power, there are various options for it to invade Taiwan, including a landing operation. This article will analyze how China might conduct such an operation, and what operational constraints and challenges it may face. This article is expected to remind our country to be vigilant and preventive in the face of the CCP's possible amphibious warfare operations against Taiwan.

Keywords: PLA, Naval Blockade, Marine Brigade, Army Amphibious Combined Arms Brigade, Amphibious Operations

壹、前言

中共迄今仍未公開承諾放棄對臺用武，甚至媒體不時傳出北京將「武統臺灣」放入議程的報導。隨著中共軍事現代化發展，兩岸軍力早已嚴重失衡，惟北京仍偏愛運用非軍事手段，並輔以相關軍事、經濟與政治脅迫手段，來處理臺灣問題。近年來，因我國民主與外交進程的積極開展，中共對我政、經、軍面向不斷地進行全面打壓，國人對中共的脅迫行動亦生反感。隨著中共軍事力量不斷茁壯，中共高層對運用武力解決臺灣問題的決心未嘗稍減；尤其當前共軍在傳統軍力各面向戰力漸趨完備，可運用於攻臺作戰的軍事行動選項亦日漸多元。

美國等西方國家都一致認為，北京武力犯臺的能力正在逐步提升，而且美、「中」雙方在印太區域的戰略競爭中，中共

也有充分的地緣戰略理由必須掌控臺灣，以突破美國在西太平洋的戰略圍堵。近年臺海安全已經成為西方國際政治與國防戰略學界最熱門的議題，多數研究者都認為，中共必須發動大規模「兩棲作戰」(Amphibious Warfare)或稱「登陸戰」(Landing Battle)才能達到占領臺灣、實現「統一」的目的。¹國際政治與戰略研究學者對其犯臺模式已有詳盡研究，範圍涵蓋動武時機、法源基礎、限制因素與國際社會可能反應等不一而足；因此，本文僅從軍事作戰角度就中共對臺兩棲進犯的行動做出分析。

「兩棲作戰」是中共犯臺行動中難度與風險最高的軍事行動選項，然而其又是決定犯臺成功與否的關鍵。在中共軍事快速現代化過程中，究竟如何發動兩棲作戰，值得深入探討。本文首先就中共對臺可能的軍事行動選項進行說明，以凸顯兩棲

註1：〈統一祖國是共軍的神聖使命〉，中國國防部，2022年7月28日，<http://www.mod.gov.cn/gfbw/xwfy/rdjj/4917231.html>；〈反分裂國家法〉(主席令第三十四號)，中國國務院，2005年，https://web.archive.org/web/20210613082030/http://www.gov.cn/zhengce/2005-06/21/content_2602175.htm，檢索日期：2023年9月17日。

作戰在對臺行動的主導地位；再就其兩棲作戰能量進行分析，這是評估如何執行攻臺行動的重要依據。最後，探討兩棲犯臺的限制與挑戰，期望可做為國軍制定反登陸作戰想定的參考，這也是撰寫本文主要的目的。

貳、中共武力犯臺可能的行動選項

各國戰略學者對中共可能採取武力犯臺的模式都有不同看法，但將「認知作戰」和「軍事威嚇」等低強度選項排除後，其可能的行動則包括「導彈攻擊」、「海上封鎖」和「兩棲攻擊」等途徑。以下就其運用限制和可能效應，臚列分析如後：

一、導彈攻擊

(一)1996年「臺海危機」後，彈道導彈就成為中共對我軍事威懾的重要武器。由於其攔截不易，使得攻防雙方處於極度「不對稱」態勢；這種因防禦困難形成的心理震懾效應，讓中共認為僅運用導彈攻勢就可迫使我國屈服，此與掌握「制空權」就能贏得「科索沃(Kosovo)戰爭」的看法頗為相似。1999年3月，²當時「北約」

(NATO)對塞爾維亞就進行長達78天的空中打擊，且僅靠空中兵力就迫使賽國總統米洛塞維奇(Slobodan Milošević)屈服，並同意由科索沃撤軍。³對「制空權」倡議者而言，這是空權概念發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透過制空的脅迫手段，不需耗盡戰爭資源，就可以讓敵方接受我方的政治訴求。⁴

(二)曾指揮此戰役的美軍上將克拉克(Wesley K. Clark)則持不同的看法，他指出：「空中戰役是一種脅迫而非奪取的努力」(The air campaign “was an effort to coerce, not to seize”)⁵並在華府智庫時表示，米洛塞維奇擁有大量情報且所有的徵候皆指向，「NATO」地面部隊準備發起地面作戰，才是戰爭結束的主要原因。⁶換言之，中共若運用導彈或其他空中脅迫手段，如空中打擊、封鎖或設立「禁航區」(Non-Fly Zone, NFZ)等，均無法產生「奪取或強占的力量」；⁷而迫使敵方順從的終極手段仍將取決於地面部隊。換言之，導彈攻擊固然可形成巨大脅迫，但無法澈底摧毀我國的社會韌性與抵抗

註2：John Keegan, “Please, Mr. Blair, Never Take Such a Risk Again,” *The Sunday Telegraph*, June 6, 1999. 林泰和，〈空權脅迫戰略的應用與限制：以科索沃與利比亞戰役為例〉，《全球政治評論》(臺中市)，第44期，2013年10月，頁49。

註3：當時「北約」的空中行動計出動戰機3萬餘架次(其中1萬餘架次執行打擊任務)，總計投擲約1萬2,000噸彈藥；最後，賽國總統同意將軍隊撤出。參考Daniel R. Lake, “The Limits of Coercive Airpower: NATO’s “Victory” in Kosovo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4, No. 1 (Summer 2009), pp. 83-112。

註4：林泰和，〈空權脅迫戰略的應用與限制：以科索沃與利比亞戰役為例〉，《全球政治評論》(臺中市)，第44期，2013年10月，頁54。

註5：Dana Priest, “United NATO Front Was Divided Within,”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21, 1999, P. A1,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p-srv/inatl/daily/sept99/airwar21.htm>，檢索日期：2023年9月18日。

註6：Dana Priest, “Kosovo Land Threat May Have Won War,”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19, 1999,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p-srv/national/daily/sept99/airwar19.htm>，檢索日期：2023年9月18日。

力量；若我國擁有一定制空力量時，中共欲藉導彈攻擊達成政治目標的可能性也將「微乎其微」。

儘管導彈攻擊甚難解決臺灣問題，但仍不應低估其在攻臺時的作戰效能，尤其是對我高價值政軍目標可能造成的損害。

二、進行海上封鎖

1983年9月，中共領導人鄧小平對來訪的美國國防部長溫柏格(Caspar W. Weinberger)指出：「目前北京沒有能力進攻臺灣，但有能力封鎖臺灣」，這是「中」方首次公開警告可能對臺實施封鎖；⁸此後「海上封鎖」就一直被列為中共可能侵臺選項。一般而言，海軍遂行封鎖主要有布雷與水面艦、潛艦封鎖等三種模式，概述如下：

(一)就成本效益言，水雷是一種成本低廉的封鎖武器，「布雷」封鎖毋須持續投入大量兵力進行戰場監控，僅需適時補充雷區被引爆的水雷即可。「二戰」期間，美對日發起代號「飢饉作戰」(Operation Starvation)的水雷封鎖，成功地阻

斷日方各島嶼與東亞大陸間的海上運輸，使日本無法輸入糧食與重要戰略物資，從而對其社會穩定與戰爭潛力施予致命性打擊。⁹因此，對資源有限的海島國家而言，在其港口或海上通道鋪設水雷，將對該國造成癱瘓性影響。¹⁰由於臺灣經濟高度仰賴貿易，布雷的確是對臺封鎖的一個廉價與「不對稱」手段；儘管水雷封鎖可對平民生活與經濟發展造成嚴重的傷害，但近年我國逐漸提升水雷反制能力，致此作法在軍事上恐無法產生決定性影響。¹¹

(二)運用潛艦與水面艦是另兩種封鎖模式，但必須投入大量海軍兵力。過往歷史清楚揭示，潛艦係打擊海上航運最有力的工具，惟在實際運作時極易對航行自由形成干擾，從而導致國際社會介入，造成封鎖行動難以為繼。在此情況下，較可能採取的戰術就是潛艦布雷，這是「突擊控制」(Sortie Control)戰術之一，是切斷一個國家使用海洋或從事干擾行為的低成本手段。¹²水面封鎖的優點在於軍艦可對商船進行臨檢、搜索與拿捕，必要時甚至

註7：就現代戰爭言，「傷害的力量」(power to hurt)和「奪取或強力占領的力量」(power to seize or hold forcibly)兩者是極其不同的。Thomas C. Schelling, *Arms and Influenc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0), p.6。

註8：Shuhua Chang, *Communications and China's National Integration: An Analysis of People's Daily and Central Daily News on the China Reunification Issue*, Occasional Papers/Reprints Series in Contemporary Asian Studies, No. 5-1986 (76) (College Park, Maryland: School of Law University of Maryland, 1986), p. 89; 陳瑞霞，《封鎖臺灣》(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87年)，頁5。

註9：翟文中，〈二次世界大戰美國對日本內水空中佈雷作戰之研究〉，《國防雜誌》(桃園市)，第24卷，第1期，2009年2月1日，頁59-71。

註10：臺灣海峽每天有高達百萬桶的原油與石油產品通過此一水域，亦是日本與南韓將國內工業製品輸往全球的重要孔道。數據顯示，全球半數貨櫃船隊及88%最大噸位船舶曾穿越臺灣海域；就實際操作言，中共為降低國際社會干預，毋須封鎖整個海峽，祇需在港口及進出通道布雷，即可達成相同效果。魏國金，〈臺灣海峽全球半數貨櫃船隊必經航道，中共軍演干擾全球關鍵供應鏈〉，《自由時報》，2022年8月6日，版A8。

註11：Michael A. Glosny, "Mines Against Taiwan: A Military Analysis of a PRC Blockade," *Breakthroughs*, Vol. 12, No. 1 (Spring 2003), pp.31,37-39。

註12：美國海軍上將透納(Stanfield Turner)對此戰術評註如下：「將敵方牽制在港口或基地內，現代封鎖須達成在敵人出擊前即將其摧毀。若我們認定敵方在其港口附近握有制空權，則突擊控制的執行仰賴潛艦與水雷」。史坦菲利克(Tom

可將其擊沉，缺點則是需部署大量兵力且艦船位置暴露，易遭到敵方攻擊。即令如此，中共仍可藉實施封鎖，將海戰的「固有混亂狀態」(Natural Anarch)轉化成為一種比較有秩序的「計畫戰略」(Planned Strategy)。¹³

(三)「兵力節約」是伴隨封鎖而來的效應，此將使中共海軍獲得巨大的利得，毋須為尋找我軍主力投入眾多艦艇進行偵察與警戒，即可對我方建立嚴密的控制，並集中兵力迫我艦隊與其進行決戰。¹⁴雖然，封鎖可對我方艦船部署形成干擾，但卻無法使其失去作戰能力，亦不致對我國整體防禦造成太大影響。¹⁵封鎖對經濟與社會造成的衝擊，可藉戰略儲備與物資分配等手段降低可能的威脅效果。換言之，封鎖如導彈襲擊般，脅迫成份多於奪取占領，但極易引發外力干涉，執行手段上並不容易達成目標。¹⁶

三、兩棲作戰

「兩棲作戰」是一場從陸上或海上發

起的「岸到岸」、「艦到岸」與「綜合運輸到岸」的軍事行動，其由海軍、地面甚至空軍部隊向敵人的海岸投送兵力，以進行攻擊或奪取敵方的島嶼或陸上重要目標。¹⁷英國海軍戰略學家柯白(Julian Corbett)指出：「海權最重要的角色係使地面部隊能與敵人接戰並加以脅迫，兩棲作戰就是海權用以影響陸上事件進行的具體投射與最佳工具。」¹⁸他亦指出「向岸遂行兵力投射並支援陸上作戰，不僅是『海軍戰略』中的重要任務，亦為海權國家牽制陸上敵國在陸上作戰的重要手段。」¹⁹就軍事歷史言，兩棲作戰的運用已有久遠的歷史，是透過海洋向陸投射兵力的一種有效途徑，亦是對島嶼施加打擊的一種兵力運用模式。發展初期，由於相關戰術、準則與輸具的發展未臻成熟，因此向岸投射的部隊規模與數量有限。

「二戰」期間，兩棲作戰的戰術與裝備發展達於巔峰，在大量兩棲艦船支援下，單日即可將一個完整的師級部隊投送至

Stefanick)著，磨作昭譯，《戰略反潛作戰與海軍戰略(Strategic Antisubmarine Warfare and Naval Strategy)》(臺北市：海軍學術月刊社，1991年6月)，頁69。

註13：羅辛斯基(Herbert Rosinski)著，鈕先鍾譯，《海軍思想的發展(The Development of Naval Thought)》(臺北市：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76年4月)，頁10。就海戰而言，敵我雙方兵力於海上遭遇時，勝負之數常取決於或然率而非雙方的總兵力，這樣的情況顯然對弱者有利；透過對敵實施封鎖，兵力較強一方不但不會在偶然遭遇中被各個擊破，同時可一直享有兵力優勢。

註14：翟文中，〈中共對臺封鎖可能作法之研究〉，《問題與研究》(臺北市)，第35卷，第9期，民國85年9月，頁22-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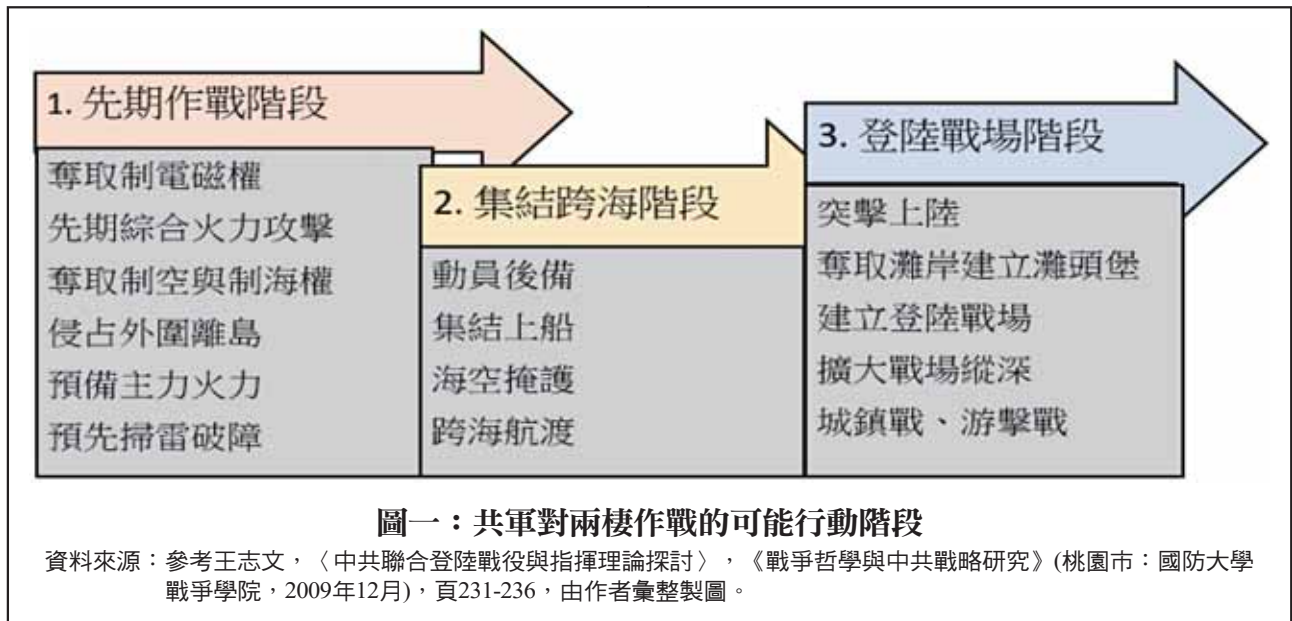
註15：Sean Mirski, "Stranglehold: The Context, Conduct and Consequences of an American Naval Block of China,"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36, No. 3 (February 2013), pp.387-388。

註16：肖天亮主編，《戰略學》(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20年8月修訂版)，頁228-230。

註17：Tomoyuki Ishizu, "Amphibious Warfare: Theory and Practice," in 2014 International Forum on War History Proceedings (Tokyo: 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September 2014), p.137。

註18：Carter A. Malkasian, *Charting the Pathway to OMFTS: A Historical Assessment of Amphibious Operations From 1941 to the Present* (Alexandria, VA: Center for Naval Analyses, July 2002), p.15。

註19：Julian S. Corbett, *Some Principles of Maritime Strategy* (Annapolis: U.S. Naval Institute, 1988), pp.15-16。



敵灘頭。如「塞班島(Saipan)戰役」，美軍派遣7百輛兩棲運輸車在20分鐘內將8,000名陸戰隊員送上4,000碼寬的灘頭正面，當日就有約2萬名部隊上岸。²⁰然而，兩棲作戰必定會造成人員大量傷亡，如在貝里琉(Peleliu)與琉璜島(Iwo Jima)兩戰役中，美軍陸戰隊的傷亡比率接近三成，與俄軍在史達林格勒(Stalingrad)會戰的傷亡比例相當。²¹當前，情監偵系統與精準打擊武器的性能不斷提升，使兩棲作戰的發起與執行，將面對更甚昔日的挑戰。

前美軍陸戰隊司令柏格(David Berger)上將曾指出，大規模兩棲突擊已陳舊過時，²²儘管其為後續大規模地面作戰拉開序幕，但執行的困難度與複雜性遠非後者能比擬。任何規模的兩棲作戰，涉及的

軍事行動包括制空、制海(含括反潛、反水面與水雷反制)、兩棲行動、「強行突穿」(Forcible Entry)與「空中密切支援」(Close Air Support)、建立灘頭堡、獲得增援後向內陸推進，接著與敵地面部隊進行接戰。因此，若從過去戰史經驗推估，目前中共可能對臺遂行現代化兩棲作戰，基本分為三階段(如圖一)：

(一) 作戰準備階段

此階段的目的是要弱化或癱瘓我方的作戰反應能力、奪取臺海戰場主導權、降低守軍抵抗能力，為登陸作戰營造有利條件。作為包括奪取制電磁權(降低守方電戰效能)、先期火力攻擊(以導彈打擊守方軍事要地與指揮中樞)、奪取制空、制海權(壓制守方空、海軍，獲得空優、控制

註20：同註18，頁26。

註21：Ibid., p.11。

註22：Michael E. O' Hanlon, "The questionable future of amphibious assault," Brookings, June 23, 2020,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20/06/23/the-questionable-future-of-amphibious-assault/>，檢索日期：2023年9月25日。

海上運輸以保障登陸部隊與裝備投送)、占領外、離島(採圍點打援方式,牽制守方軍隊調度)、預備主要武力(準備對守方實施兩棲火力突擊行動)及預先掃雷破障(確保兩棲部隊渡海安全)等。²³

(二)集結渡海階段

中共對臺兩棲作戰係軍(兵)種之聯合作戰,納編兵力包含三軍、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與聯勤保障部隊,這些單位執行兩棲作戰期間的「指管通資情監偵」(C4ISR)能力與兵種協調合作至關重要,任何一項行動延遲或整體作戰節奏不一,均影響整個兩棲攻臺計畫。此階段主要行動包括海上和垂直登陸,概要如後:

1. 「海上登陸」:通常過程區分為集結上船、海上航渡、突擊上陸、鞏固並擴大登陸陣地等步驟,目的是突破敵海岸或海島防禦,攻占登陸場以保障後續梯隊上岸遂行作戰。²⁴

2. 「垂直登陸」:是登陸作戰中最具突擊與靈活的行動,在海、空優勢的配合下,選擇我方設防薄弱而重要之地區進行空降,即利用飛行載具將部隊空運到敵岸,進行空降登陸的攻擊與占領任務。

(三)登陸戰場階段



圖二：中共兩棲攻擊艦「海南艦」

資料來源：盧伯華，〈港媒：陸兩棲攻擊艦海南艦，將可部署臺灣周邊海域〉，中時新聞網，2021年4月25日，<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10425003239-260409?chdtv>。檢索日期：2023年9月7日。

1. 在陸戰隊進行突擊並開啟登陸戰後,將直接由陸軍兩棲部隊實施火力準備與岸上掃雷,以壓制守方灘岸兵力並建立灘頭堡,並在主力部隊陸續上岸後,建立登陸戰場,並逐漸擴大戰場縱深,同時協同陸、海、空力量以確保及擴大戰場優勢。中共在以登陸場為依托下,伴隨而來的就是一系列的「城鎮戰」、「游擊戰」、「叢林戰」、「山地戰」等。²⁵

2. 整個兩棲作戰執行過程中,登陸部隊換乘泛水至突擊上陸係最危險的一個階段,也是兩棲登陸能否成功的關鍵因素,²⁶亦是中共發起「聯合登島作戰」時必須克服的巨大挑戰。²⁷雖然,兩棲作戰具有

註23：黃恩浩、洪銘德，〈中共海軍陸戰隊改革及對臺登陸作戰能力〉，《中共研究》(新北市)，第55卷，第3期，2021年9月，頁56。

註24：同前註。

註25：同註23。

註26：湯忠龍，〈對中共兩棲登陸作戰編隊指揮體系之研究〉，《海軍學術雙月刊》(臺北市)，第56卷，第1期，2022年2月1日，頁91。

註27：溫培基、謝志淵，〈中共對我國各種威脅型態認知之研究〉，《海軍學術雙月刊》(臺北市)，第56卷，第1期，2022年2月1日，頁121。

諸多內在限制，加上執行時的高度不確定性混雜其中；然這也肯定是中共對臺進行「武統」的終極手段。

檢視中共迄今不但未放棄武力犯臺的軍事選項，甚至不斷地加大兩棲兵力與輸具的組建與建造，尤其「075型」兩棲突擊艦的服勤(如圖二)即是一個重要觀察指標，這種發展趨勢目前仍「如火如荼」的進行。因此，前美國印太司令戴維森(Phil Davidson)上將才會在國會聽證時就提出警告，表示中共期望能在2027年時具備入侵臺灣的能力。²⁸

參、中共兩棲作戰能量評估

執行兩棲作戰除需付出大量人員傷亡代價外，尚須面對較地面作戰更複雜的戰場環境，為將人員與物資跨海投送，必須研製各式兩棲載具與灘勤設備，協助登陸部隊由艦船機動至灘頭，並下卸裝備及彈藥等補給品(如圖三)。中共早期雖有相當數量兩棲兵力，惟兩棲艦船的發展未受到重視，致兩棲戰力僅「聊備一格」。²⁹近年來，中共在解決臺灣問題與發展「遠征作戰」(Expeditionary Warfare)能力的雙重考量下，不斷地擴大海軍兩棲艦船、陸戰隊與陸軍兩棲部隊的規模，當前更已具



圖三：中共氣墊船進行兩棲作戰演練

資料來源：鄭思楠，〈影／東部戰區「渡海登陸」2分38秒影片曝！大批共軍搶灘上岸〉，ETtoday，2021年5月12日，<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10512/1979652.htm>，檢索日期：2023年9月23日。

執行海外遠距部署與旅級登陸作戰能力。以下就其兩棲作戰能力的發展進行評估，包含艦船、兵力與戰備演訓等面向，概況如後：

一、兩棲艦船

(一)服勤中的兩棲艦船(如表一)計有「075型」3艘、「071型」8艘、「072型」28艘、「073型」11艘、「074型」21艘與各型登陸艇60艘(含氣墊船)。³⁰除少數新式艦船外，餘兩棲艦艇設計老舊且艦齡過大，不具機動、奇襲與快速反應能力，甚難在當前複雜的作戰環境下，執行兩棲襲擊與突擊等任務。自1990年代起，海軍開始進行現代化，初期重點在提升潛艦戰力，隨後開始大規模地造艦。依美國歷年

註28：Justin Katz and Valerie Insinna, " 'A bloody mess' with 'terrible loss of life' : How a China-US conflict over Taiwan could play out," Breaking Defense, August 11, 2022, <https://breakingdefense.com/2022/08/a-bloody-mess-with-terrible-loss-of-life-how-a-china-us-conflict-over-taiwan-could-play-out/>，檢索日期：2023年9月18日。

註29：簡一建，〈共軍「兩棲作戰能力」發展之研析〉，《陸軍學術雙月刊》(桃園市)，第53卷，第556期，2017年12月，頁53-54。

註30：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2022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2022), p.259。

表一：中共海軍兩棲輸具型別與酬載能力概況表

名稱	數量	酬載能力	
「076型」兩棲攻擊艦 (建造中)	1	與「075型」相當，配備電磁彈射器和攔截索，主要用於操作利劍無人機(攻擊-11)。	
「075型」兩棲攻擊艦 玉申級(Yushen Class)	3	3艘726型氣墊船、800名士兵、至少60輛裝甲戰鬥車、30架直升機。	
「071型」綜合登陸艦 玉洲級(Yuzhao)	8	4艘726型氣墊船加支援車輛、900名士兵、60輛裝甲車、4架直升機。	
戰車 登陸艦	072-IIIG玉康級(Yukan)	4	2艘車輛人員登陸艇、10噸物資、200名士兵。
	072-III玉亭級(YutingI)	9	10噸物資、250名士兵、2架直升機。
	「072A、B玉亭級(YutingII)	15	4艘人員登陸艇、10噸物資、250名士兵。
中型 登陸艦	073-II玉登級(Yudeng)	1	5噸物資或500名士兵。
	073A運輸級(Yunshu)	10	士兵180人、物資250噸、主戰坦克6輛或裝甲車9輛或輪車12輛。
	074及改良型玉海級(Yuhai)	10	2噸物資、250名士兵。
登陸艇	074A玉北級(Yubei)	11	1輛坦克或150名士兵。
	067A運南級(Yunnan)	30	150名士兵。
726型野馬級(Yuyi)氣墊船	15	1輛坦克與5名士兵。	
「野牛級」(Zubr)氣墊船	4	2至3輛主力戰車加上約一個加強連兵力。	

資料來源：參考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2022 (London: IISS, 2022), p.259，由作者彙整製表。

公布之白皮書統計，水面艦船數量大幅成長(驅逐艦32艘，護衛艦、輕型巡防艦各49艘)。³¹至於兩棲艦船數並未大幅改變，除新造兩棲攻擊艦與綜合登陸艦外，僅舊式兩棲艦艇逐年遞減。依美方對「中」兩棲發展的推估，未來將會以前述兩型輸具做為兵力建設重點，不僅因為速度快、酬載大，更可在較短時間內將大兵力快速投向灘頭，加上艦載機與一定防空能力，自然能夠降低登陸行動時的空中及水面威脅。

(二)當前兩棲艦艇的發展著眼於嶄新的作戰能力，其中「075型」艦的排水量約達4萬噸，最大可攜行30架直升機、3艘「726型」氣墊船及3個全裝陸戰營士兵，³²裝載量是傳統戰車登陸艦的2-5倍，可大幅提升兩棲作戰的打擊能力。目前東部戰區海軍「075型」2艘(廣西與安徽艦)、南部戰區1艘(海南艦)，該型艦具超水平線攻擊能力，運用艦載直升機與氣墊船，結合傳統兩棲艦艇與舟車組成的登陸舟波，實現全新的「多層雙超」戰法。³³另根據

註31：“Table 1. Numbers of Certain Types of Chinese and U.S. Ships Since 2005,” quoted in Ronald O’ Rourke, China Naval Modernization: Implications for U.S. Navy Capabilities-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Congress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22), p.7。

註32：劉俊豪，〈從「075型」兩棲攻擊艦探討中共兩棲戰力發展與運用〉，《海軍學術雙月刊》(臺北市)，第55卷，第2期，2021年4月1日，頁30-34。

註33：林琮翰，〈中共兩(三)棲作戰發展對我之影響〉，《海軍學術雙月刊》(臺北市)，第50卷，第2期，2016年4月1日，頁34。「多層雙超」係指採用「多層」立體方式進行登陸作戰，最下層是兩棲艦艇與兩棲車輛構成的傳統舟波；中層為

表二：中共海軍主要艦船數量統計與預估值(2005至2040年)

船艦/年份	2005	2010	2015	2020	2025	2030	2040
核子動力潛艦	6	6	5	6	10	14	16
柴電動力潛艦	51	54	53	46	47	46	46
驅逐艦	21	25	21	32			
巡防艦	43	49	52	49			
輕巡防艦			15	49			
兩棲攻擊艦				2	4	4	6
兩棲船塢艦				7	10	14	14
戰車登陸艦	20	29	31	28	24	24	15
中型登陸艦	23	28	28	21	- -	- -	- -

資料來源：參考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2022 (London: IISS, 2022), p. 259; “Table 1. Numbers of Certain Types of Chinese and U.S. Ships Since 2005” ; “Table 3. Numbers of Chinese and U.S. Navy Ships, 2020-2040,” quoted in Ronald O’ Rourke, China Naval Modernization: Implications for U.S. Navy Capabilities-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Congress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22), pp.7,9，由作者彙整製表。



圖四：中共「076型」兩棲攻擊艦船體示意圖

資料來源：盧伯華，〈對臺兩棲登陸戰利器，陸076兩棲攻擊艦諜照首次曝光〉，中時新聞網，2023年3月15日，<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30315004398-260407?chdtv>，檢索日期：2023年10月10日。

「中國船舶工業集團公司」-第708所(即中國船舶及海洋工程設計研究院)公布的

採購需求推估，新一代的兩棲攻擊艦「076型」將配備電磁彈射器與整合電力推進系統，並部署定翼機與大型無人空中載具(如圖四)，³⁴將有助提升中共兩棲兵力的戰場覺知與空中密接支援能力。

兩棲犯臺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在於能否在短時間，將最大數量的部隊送至臺灣海岸，並建立灘頭堡，而艦船數量(如表二)與兩棲運輸能量至關重要。目前，各方對犯臺首波投入兵力的大小估計差異頗大，多則達2萬人與數百輛戰鬥車輛，³⁵少則不及兩個旅；³⁶惟兩者兵力規模對侵臺行動而言，恐仍有不足。2021年，「美中經濟與安全檢討委員會」(U. S. -China

氣墊船、沖翼艇及地效飛行器組成的登陸梯隊；最上層則是直升機載運的機降部隊及運輸機空投的空降部隊。「雙超」意指「超視距換乘編波衝擊」及「超越灘頭的登陸與著陸」。

註34：“China’s Navy Builds Up its Amphibious Assault Capability,” The Maritime Executive, July 24, 2020, <https://maritime-executive.com/article/china-s-navy-builds-up-its-amphibious-assault-capability>，檢索日期：2023年9月28日。

註35：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2021 Report to Congress of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Washington, D.C.: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November 2021), p.395。

註36：朴昌熙，〈中共解放軍信息戰能力之評析：以臺灣想定為例〉，《國防雜誌》(桃園市)，第36卷，第2期，2021年6月，頁15-17。

表三：中共戰區海軍陸戰隊戰鬥序列與部隊駐地概要表

單位	部隊	駐地	備考
海軍司令部	陸戰隊司令部	廣東潮州	新組建
南部戰區	陸戰第1旅	廣東湛江	原陸戰隊第1旅
	陸戰第2旅	廣東湛江	原陸戰隊第164旅
	特種作戰旅	海南三亞	海軍蛟龍突擊隊為骨幹組建
東部戰區	陸戰第3旅	福建晉江	原福建海防第13師
	陸戰第4旅	廣東揭陽	上海警備區海防第2旅
北部戰區	陸戰第5旅	山東嶗山	原青島警備區海防團
	陸戰第6旅	山東海陽	原26集團軍摩步第77旅改隸
	航空兵旅	山東諸城	新組建

資料來源：參考“Exhibit 1. PLANMC Brigades,” quoted in Conor Kennedy, *The New Chinese Marine Corps: A “Strategic Dagger” in a Cross-Strait Invasion* (Newport, RI: China Maritime Studies Institute, U.S. Naval War College, October 2021), p.4；黃郁文，〈中共軍改後海軍陸戰隊的建構與發展〉，《海軍學術雙月刊》(臺北市)，第53卷，第5期，2019年10月1日，頁66。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發布的研究報告指出，中共擁有63艘可用於軍事用途的民用「滾裝船」(Roll-On/Roll-Off, RORO, 如「渤海輪渡集團」的大型船舶)，可一次運送數個步兵營或一個完整的裝甲旅或砲兵旅。³⁷儘管這些民用船舶可用於支援兩棲犯臺行動，惟仍需要碼頭才能卸載，此正凸顯中共未來仍須建造更多的兩棲輸具，方能滿足攻臺首波兵力投射所需。

二、兩棲兵力

共軍陸戰隊多年來一直維持著兩個旅(南海艦隊第1及164旅)，主要負責海岸防禦與島嶼守備；而大規模登陸作戰任務係由陸軍師級部隊執行，故編制與裝備主要以執行兩棲襲擊為主。³⁸由於規模不大，

其在攻臺兩棲戰役中僅能扮演次要角色；然隨著海外利益擴大與海洋權益衝突日熾，中共除大規模建造兩棲艦船外，同時著手進行海軍陸戰隊的人員擴編。概要如後：

(一)2017年4月，中共調整軍事組織並組建84個軍級單位，海軍陸戰隊司令部正式成立，並直轄海司(即海軍司令部)。海軍陸戰隊由「旅」級升格為「軍」級，下轄陸戰旅(6)、特戰旅與航空兵旅(各1)，人數由1萬人擴編至3萬5,000人左右(如表三)³⁹。2020年10月，習近平視導時更要求：「加快提升作戰能力，努力鍛造一支合成多能、快速反應、全域運用的精兵勁旅」。⁴⁰目前海軍陸戰隊已是一支由諸兵種結合成的現代化部隊，可在海岸、海島

註37：同註35，頁395-397。

註38：黃郁文，〈中共軍改後海軍陸戰隊的建構與發展〉，《海軍學術雙月刊》(臺北市)，第53卷，第5期，2019年10月1日，頁62-63。

註39：IISS, *The Military Balance 2022*, p.261;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1*(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20), p.52。

註40：〈習近平視察海軍陸戰隊並發表重要講話〉，中共國防部，2020年10月13日，http://www.mod.gov.cn/big5/shouye/2020-10/13/content_4872647.htm，檢索日期：2023年9月26日。

表四：中共戰區陸軍兩棲合成旅編組與駐地概要表

單位	部隊	駐地	備考
東部戰區	第72集團軍	兩棲合成第5旅	浙江湖州
		兩棲合成第124旅	浙江湖州
	第73集團軍	兩棲合成第14旅	福建廈門
		兩棲合成第91旅	福建廈門
南部戰區 第74集團軍	兩棲合成第1旅	廣東惠州	
	兩棲合成第125旅	廣東惠州	

資料來源：黃郁文，〈中共軍改後海軍陸戰隊的建構與發展〉，《海軍學術雙月刊》(臺北市)，第53卷，第5期，2019年10月1日，頁66。

、寒區、沙漠與叢林等不同地域，執行兩棲或是特種作戰任務，並在未來的局部戰爭衝突或犯臺行動中扮演重要角色。⁴¹

(二)陸軍兩棲合成旅係另一支執行兩棲作戰的重要兵力，目前東部戰區72、73和南部戰區74集團軍各有2支兩棲合成旅(如表四)，配備各型兩棲戰鬥車輛，可配合海軍陸戰隊攻占海岸、建立灘頭堡。其最重要任務係在鞏固灘頭後，向內陸挺進並與敵方地面主力部隊接戰；因皆屬重型合成旅，配備火力遠較海軍陸戰隊更為強大，⁴²共軍也長期視其為攻臺主戰部隊。⁴³至於原隸屬南京與廣州軍區的兩棲機械步兵師，並未隨此次「軍改」轉隸；或許軍方另有其他考量，故仍續留於陸軍建制中。

(三)海上民兵係中共武裝力量組成的

一部份，⁴⁴過去曾多次配合共軍執行如海上偵察與襲擾、運輸補給、醫療救護等類型任務。⁴⁵然儘管中共擁有為數可觀的民兵船及民兵，惟航渡時渠等戰台指管不易，加上不具灘岸卸載能力，面對強度遠高於傳統地面作戰的兩棲登陸行動，海上民兵在實際戰鬥與提供輸運能力的協助，確實有限。

三、部隊訓練

(一)為因應南海、東海主權爭議及臺灣問題，中共海軍陸戰隊持續進行不同規模的兩棲登陸演訓。過去，演習區域多侷限於沿海區域，課目以奪取島礁為主，設想的作戰型式係兩棲襲擊而非大規模兩棲作戰。2008年後，其訓練除既有的兩棲登陸訓練外，亦開始發展「遠征作戰」能力，並於該年底，派遣70名特戰隊員隨海軍

註41：孫智英，〈海軍五大兵種跟我看，我們是三棲作戰的海軍陸戰隊〉，中共軍網，2019年4月19日，http://www.81.cn/xxqj_207719/tsysb_207739/qicjd_207746/9487379.html，檢索日期：2023年10月26日。

註42：〈陸軍6個兩棲合成旅都是重裝部隊，彌補海軍陸戰隊重型火力的不足〉，網易，2022年6月23日，<https://www.163.com/dy/article/HAI5AHGH05535L20.html>，檢索日期：2023年9月25日。

註43：同註38。

註44：《中共國防法》第22條：「中共的武裝力量，由共軍、人民武裝警察部隊、民兵組成」。〈中共國防法〉，中共國防部，2020年12月27日，http://www.mod.gov.cn/regulatory/2020-12/27/content_4876050.htm，檢索日期：2023年9月28日。

註45：楊宗新，〈淺談中共海上民兵的發展運用與法律地位〉，《海軍學術雙月刊》(臺北市)，第56卷，第1期，2022年2月1日，頁43-44。

編隊執行首批亞丁灣護航任務，這也是「蛟龍突擊隊」組建以來首次執行的實戰化準軍事行動。⁴⁶

(二)2014年，海軍陸戰隊為提升遠征作戰能力，首次於內蒙古草原進行訓練；2016年1月，數千名官兵於廣東省西部集結後，利用航空、鐵路和摩托化等多種方式向新疆訓練基地機動，並首次於沙漠地區執行冬季訓練。⁴⁷2018年3-6月，陸戰隊再組織一次長程機動演習，上萬名部隊由駐地分別機動至雲南與山東的訓練基地進行演訓。⁴⁸嚴格而論，這些遠程訓練可視為一個重要里程碑，標誌著中共海軍陸戰隊可迅速投射至國境內任何區域及不同地理區內執行任務。

(三)深究這些遠程機動部署在「反恐」與「維穩」的作用上，恐遠甚於提升兩棲作戰能量；另外，「軍改」雖擴增海軍陸戰隊的規模，但諸多原屬陸軍與海防部隊改隸到陸戰隊單位，必須施以專業訓練與相當時間磨合，方能建立合格兩棲戰力。再者，中共為彌補兩棲作戰實戰經驗不足，近來參酌美軍兩棲作戰的理論與經驗

，積極籌建現代化的兩棲輸具(如「075型」艦)、發展新的戰術與戰法，⁴⁹甚至編組類似美軍的「陸戰隊空陸特遣部隊」(Marine Air-Ground Task Force, MAGTF)，用以提升海軍陸戰隊的全域作戰能力。目前，已組建一個航空兵旅，未來有可能引進並部署更多款直升機，以執行兵員運輸、對地攻擊與快速突穿等不同任務(如圖五)。

近期媒體報導指出，中共將在最新的「076型」兩棲突擊艦配備電磁彈射系統，如此可將戰機與大型無人空中載具(如「利劍」無人機)部署其中，這將賦予兩棲兵力更強大的空中支援火力。⁵⁰一旦這些現代化兩棲機艦陸續服勤後，海軍陸戰隊立體作戰能力，及機動性與穿透性將進一步提升，等同加大國軍在反登陸及防衛作戰的難度。

肆、中共兩棲進犯的限制與挑戰

1996年3月「臺海危機」期間，中共對臺進行首次的導彈試射，時至今日，仍不斷透過戰機飛越海峽中線、侵擾我西南

註46：崔德興，〈揭秘中國「蛟龍突擊隊」，訓練標準嚴格，曾執行亞丁灣護航等任務〉，香港01，2017年12月21日，<https://www.hk01.com/中國/143219/揭秘中國-蛟龍突擊隊-訓練標準嚴格-曾執行亞丁灣護航等任務>，檢索日期：2023年9月19日。

註47：〈中國海軍陸戰隊首次新疆冬訓穿越5900公里〉，BBC中文，2016年1月15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6/01/160115_china_military_marines_desert_drill，檢索日期：2023年9月19日。

註48：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9), p. 23。

註49：同註26。

註50：H. I. Sutton, "Stealth UAVs Could Give China's Type-076 Assault Carrier More Firepower," Forbes, July 23, 2020, <https://www.forbes.com/sites/hisutton/2020/07/23/stealth-uavs-could-arm-chinas-type-076-assault-carrier/>，檢索日期：2023年9月24日。

空域等作為，進行西方國家所稱的「灰色地帶」(Gray Zone)行動，企圖不斷地升級對臺軍事脅迫的力度與廣度。2022年8月，為抗議時任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女士訪臺，更在逼近我國領海的水域執行軍演，並試射導彈穿越國土上空，引發國內騷動。⁵¹當前中共對臺軍事脅迫未見放鬆，訴諸武力解決臺灣問題恐是時機選擇問題；而兩棲進犯也成為終極的行動選項之一。

由於兩棲作戰先天就是一種冒險，除初期雙方不成比例的戰力差距外，在裝備集結、航渡、建立灘頭堡等各不同階段，尚須面對前置作業冗長、地理天候限制與指揮管制不易，以及臺灣反登陸作戰能力提升等挑戰。⁵²分項說明如後：

一、登陸作戰前置作業冗長

(一)中共一旦決定兩棲犯臺，首先須將部隊與裝備儘可能地集結在臺海當面港口，這樣才能將航渡的時間減至最低。為獲得較高的行動勝算，中共亦需動員龐大軍力參與，這種兵力規模絕非媒體所稱藉「軍演轉實戰」即可達成。隨著共軍在福建當面開始進行大規模部隊集結，海軍兩棲艦艇亦將進駐地區各個港口，除在碼頭頻繁裝載軍用車輛與物資外，東部戰區下



圖五：中共陸戰隊航空兵旅進行飛行訓練

資料來源：陳羽、唐宋，〈海軍陸戰隊某旅開展飛行訓練〉，人民網，2022年2月17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n1/2022/0217/c1011-32354062.html>，檢索日期：2023年9月29日。

轄的海軍陸戰隊與兩棲合成旅也會展開一系列的作戰演練，俾利任務遂行。

(二)執行攻臺作戰的集團軍、空軍、火箭軍與戰略支援部隊等單位，也要同時開始機動及集結，加上情報、民兵部隊與政府單位的情資蒐集、後勤支援、交通管制及後備動員等工作開展，都是極為繁瑣卻疏忽不得的程序。此外，其他顯見的徵候包括海空交通管制，與大量衛星發射等徵候的進行時間極長，同時容易觀測；⁵³因此，我國仍有一定的時間進行反登陸作戰準備。無論中共對臺兩棲入侵在戰略與戰術是否能取得奇襲之效，我國若能在其集結裝載時，運用長程火力對其施予打擊，亦可有效降低其發起兩棲攻擊的強度，甚至迫其放棄犯臺規劃。

註51：呂嘉鴻，〈佩洛西訪臺：中國環臺軍演彈道導彈「穿越臺灣上空」的戰略及民眾反應〉，BBC中文，2022年8月5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62433817>，檢索日期：2023年9月23日。

註52：Joseph H. Alexander, "Amphibious Warfare: What Sort of Future?" U.S.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February 1982, p. 62。

註53：有關中共攻臺之前可能出現哪些警訊，請參考易思安(Ian Easton)著，申安喬、李自軒、柯宗佑與高紫文等譯，《中共攻臺大解析(The Chinese Invasion Threat: Taiwan's Defense and American Strategy in Asia)》(臺北市：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3月)，頁92-109。

二、天候地理因素並非可控

(一)當登陸部隊與物資裝載完成後，接下來船團要進行海上航渡，這個階段須由海、空兵力進行護航；此外，從船團發航至登陸敵岸過程，均受到天候與地理兩項因素制約。對計畫者而言，最好是在風平浪靜、潮水許可下將登陸部隊送至灘頭；然兩棲作戰經常在高風險海象限制下進行。「二戰」時的諾曼地(Normandy)登陸，因雲層過低與海象不良，登陸發起日因而推遲24小時；⁵⁴「韓戰」時，美軍在仁川(Inchon)登陸，32英尺(約9.7公尺)的潮差與7-8節的流速(每小時12.9至14.8公里)，加上登陸點附近的水域太小不利機動，⁵⁵這些條件實際已達可中止兩棲作戰的標準，⁵⁶但為求勝利，仍須下達決心，亦凸顯兩棲作戰受天候、地理條件等限制極多。

(二)由於臺海每年10月至翌年3月間東北季風強勁，加上夏、秋兩季受颱風侵擾頻率高，這些因素也限制共軍對臺發起兩棲攻擊的時機選擇。此外，臺灣海岸復

雜的人工建物與地形、適合登陸的灘頭面積過小，無法容下太多的兵力，這些因素都限縮中共兩棲入侵的機動性與靈活度。總體而論，國軍若能善用天候、潮汐、海流與海岸地形等因素，結合適當防禦工事，即使兩岸軍力處於「不對等」的情況，貿然橫渡海峽攻臺恐仍非易事。

三、共軍C4ISR系統需要全面整合

(一)「兩棲作戰係現代戰爭中最艱鉅的軍事行動。」⁵⁷以中共兩棲犯臺為例，參與作戰任務的部隊除三軍部隊，尚包括火箭軍、戰支與聯保部隊。在調動與集結攻臺任務部隊時，中共須對其軍事部署與指管架構進行全面性的調整；尤其任務執行過程中，涉及諸多軍、兵種聯合任務，諸如航渡、編波換乘、水雷反制、艦砲岸轟、強行突穿，以及空中密切支援等，均須透過順暢的指管與緊密的聯繫協調方能成功。由於共軍聯戰能力尚待驗證，加上實戰經驗累積不易，這都是亟待克服的問題。

(二)此外，中共若將海上民兵與民用

註54：“How D-Day Was Delayed by A Weather Forecast,” Imperial War Museums, <https://www.iwm.org.uk/history/how-d-day-was-delayed-by-a-weather-forecast>，檢索日期：2023年9月27日。

註55：Robert D. Heinl, “The Inchon Landing: A Case Study in Amphibious Planning,”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51, No.2 (Spring 1998), p.121; “Planning for Chromite: Tides and Weather,” *Naval History and Heritage Command*, https://www.history.navy.mil/content/dam/museums/nmusn/Pamphlets/one-pager/inchon/NMUSN_One_Pager_Tides%20and%20Weather%20One%20Pager_FINAL.pdf，檢索日期：2023年9月30日。

註56：Joint Chiefs of Staff, “Amphibious Operations,” Joint Publication 3-02,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January 2019, p.IV-11。中止兩棲作戰相關標準包含無法取得海上優勢、無法取得空中優勢、登陸區或目標區周遭的敵軍力量增強、天候阻礙水面作戰、天候阻礙空中作戰、可用兩棲作戰艦艇減少、海象與湧浪狀況不適合兩棲作業、可用戰機與登陸艇數量減少、作業水域存有雷區、舟艇航道與登陸區/登陸艇暨氣墊船著陸區未能完全淨空、突擊灘頭任務失敗、無法取得「外交許可」(lack of diplomatic clearance)與無法和友軍集結等。

註57：James Phinney Baxter, “Amphibious Warfare,” *The Atlantic*, October 1946 Issue,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1946/10/amphibious-warfare/656967/>，檢索日期：2023年10月3日。

船舶納入支援對臺行動，將使得指管問題更加複雜；即便中共登陸部隊已成功攻占灘頭，初期戰力建立亟需的油料、彈藥及零附件補給必須適時送抵，否則部隊無法展開繼續向目標區前進。以「一戰」期間的「加里波利戰役」(Gallipoli Campaign)為例，即便英軍成功登上灘頭，卻因無法快速建立戰力，最後仍須撤回部隊、無功而返。⁵⁸因此，若能切斷共軍的補給線使其無法建立後續戰力，咸信其犯臺行動勢必「無以為繼」。

四、國軍具強大反登陸能力

(一)就臺灣海峽地理條件而言，的確一定程度地限制中共對臺動武的意圖，而臺灣本土僅約百分之十的海灘適合登陸的事實，亦牽制共軍用兵的彈性。在中共不放棄武力犯臺之前提下，對臺遂行登陸作戰的難度與變數並未消失；而國軍對反登陸、反封鎖與反空襲作戰之整備亦未曾懈怠。相關反登陸武器裝備除不斷提升外，對可能登陸地點亦已完成充分的應對計畫準備。尤其當中共企圖調動武器裝備與集結部隊的徵候，在衛星與情監偵綿密掌控下，都可能被掌握。換言之，這些國防軍事整備作為，不僅制約中共對臺登陸作戰時程規劃，也增加其犯臺的成本與風險。

(二)當前我國在防衛作戰上，主要採

「防衛固守、重層嚇阻」的軍事戰略，相應戰略指導亦由過去的「制敵於彼岸、擊敵於半渡、摧敵於灘頭、殲敵於陣內」，調整成「戰力防護、濱海決勝、灘岸殲敵」。⁵⁹同時，國軍正積極地發展「不對稱」戰力，以因應中共對臺武力威嚇。儘管如此，我國仍不應輕忽中共的咄咄進逼與文攻武嚇動作，及不斷升級的登陸作戰能力等事實。⁶⁰在國防自主的前提下，我國唯有不斷精進國防實力，才能提高中共武力犯臺的成本，並對其犯臺意圖進行有效嚇阻。

伍、結語

長期以來，中共歷屆領導人均不斷重申「不放棄對臺用武」；然隨著其軍事能力提升，對臺可施展的軍事手段越來越多樣，從承平時期的遊走「灰色地帶」，到衝突或戰時的導彈攻擊、全面對鎖與入侵本島等手段，都成為可能的選項。就共軍立場言，兩棲進犯仍是成本最高的行動選項，若能以其他手段脅迫臺灣就範，應是較佳的作法。一旦侵臺成為必要選項時，中共為避免國際社會介入與降低作戰時程；因此，「速戰速決」與「首戰即決戰」將成為任務執行的前提。證諸中共近來不斷擴大兩棲兵力與艦隊規模、加強「反介入

註58：“The Gallipoli Campaign,” New Zealand History, <https://nzhistory.govt.nz/war/the-gallipoli-campaign/introduction>，檢索日期：2023年10月10日。

註59：國防報告書編纂委員會，《中華民國106年國防報告書》(臺北：國防部軍備局，2017年12月)，頁56。

註60：同註23，頁45-62。

/區域拒止」(A2/AD)戰術演練，都與攻臺準備有「密不可分」的關聯；而兩棲艦船運輸能力的快速發展，更成為能否犯臺的關鍵因素。

儘管中共海軍的兩棲輸力，仍無法一次性將足夠的兵力投射至臺灣，並順利向內陸推進；即令中共海軍近期大量建造兩棲艦船，但能否迅速將必要人、裝送上灘頭，仍不無疑問。事實上，中共對臺發起兩棲攻擊本質就是一種冒險，當向岸上突擊時，同樣蘊含著諸多潛在風險，如艦岸運動時的高易毀損性、攻擊初期不成比例的戰力與後勤延宕等，都將導致「行動休止」(Operational Pause)⁶¹時間拉長等問題出現。⁶²總之，進行兩棲登陸作戰的任何一個環節若處理不當或失誤，均會導致整個戰役行動「兵敗垂成」。⁶³

政府及國安高層應確實正視共軍兵力存在的事實，預做完整準備。當威脅或衝突驟起，如何讓臺海成為無法順利航渡的水域，透過如適切布放水雷、加速岸置攻

船飛彈部署與派遣潛艦進行伏擊等舉措，除可對中共的兩棲犯臺行動進行阻嚇或干擾，更可破壞其作戰節奏，影響任務目標達成。⁶⁴正是因為兩棲作戰對攻防兩方存在著「不對稱性」，只要我國妥善運用戰術戰法、強化防禦準備，都將迫使共軍侵臺行動無法真正實現，如此才能保障國家安全與發展。 ↴

作者簡介：

翟文中先生，退役海軍上校，海軍軍官學校74年班，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85年班。曾任職國防部參謀本部情報參謀次長室、國防部戰略規劃司、國防部整合評估司與國家安全會議，並擔任美國能源部Sandia國家實驗室訪問學者，現服務於國防安全研究院國防戰略與資源研究所。

黃恩浩先生，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系87年班、東亞所碩士90年班、澳洲墨爾本大學政治學博士2010年班。曾任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澳洲墨爾本大學政治暨社會科學院榮譽研究員，現為國防安全研究院國防戰略與資源研究所副研究員。

註61：同註18，頁10。「行動休止」係指登上灘頭到達成作戰目標所需時間，在「二戰」期間的22場主要兩棲突擊行動中，平均值為22天。

註62：同註52，頁62。

註63：翟文中，《臺灣生存與海權發展》(臺北市：麥田出版社，1999年)，頁132。

註64：陳克瑞，〈美軍聯合兩棲作戰計畫程序之研析〉，《國防雜誌》(桃園市)，第23卷，第2期，2008年4月，頁63。

